



母亲走了,享年86岁。尽管母亲走得很安详,没有任何痛苦,而且在母亲患病近十年的日子里,我和我弟弟及全家都尽到了作为儿子儿媳应尽的孝道。但是在母亲撒手人寰,抛下我们而去的那一刻,我们还是深切地感受到生死离别的悲伤,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,感到从未有过的哀愁。于是止不住失声痛哭,大放悲声……

母亲得的是白血病,经多年医治无效而去世的。她是2007年春天查出这个病的,在得知这个病消息的时候,我感到十分震惊与恐慌。在市立医院的餐厅里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,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失声痛哭,而且哭了足足有十几分钟,在我表侄女的一再劝导下,心情才逐渐平静下来。

母亲出生并成长在战争年代,自幼生活在一个贫困的家庭里,生活的艰辛自不必说。那是大跃进时期,在“时代不同了,男女都一样”的最高指示下,妇女和男劳力一样都得到生产队里干些重体力活。母亲是小脚,但从从来没有示弱过。后来,为了多挣些工分,她常常早起晚归,干些包工活。再后来,我们兄弟们多了,父亲又在外地工作,家中里里外外的事情都是母亲一个人打理。那年月,既缺吃的又缺穿的。在我的记忆中,在寒冷的冬天,母亲或是纺花织布、或是为我

们兄弟制作和缝补衣物,常常是到半夜还不睡觉。有时我一觉醒来,看到母亲仍在昏黄的油灯下聚精会神地劳作着。

在我的记忆中,在那生活困难的岁月里,母亲从来就没吃过一顿饱饭。我们兄弟四人正在成长时期,家中可吃的东西少之又少,即使加上糠菜,也不能填饱全家人的肚子。母亲只好委屈自己,省下一点让孩子们吃,有时我也让她,她总是笑着说“我不饿,你们吃吧。”就又去忙别的事情去了。

在我的记忆中,做饭时烧的柴火是更为缺乏的,每当做饭时,都会为烧柴而发愁。为了解决烧柴困难,母亲经常是起早贪黑去拾柴火,而且还经常督促我们去拾柴火。更为重要的是,她发明如何在烧火做饭时能节省柴火。一直到现在,我看到有些人燃

直到她苏醒,又把她送回家中休息。

第二件事大约是在1970年前后,母亲拿粮食去推磨磨面,突然发现一只老鼠在津津有味地吃我们的粮食。我家粮食如此金贵,岂容鼠辈夺食。母亲伸手过去,一把抓住老鼠,死死地攥在手里,把老鼠的眼珠子都攥出来了。事后她也挺后怕的,如果一不小心被老鼠咬住了手,也不是闹着玩的。

母亲生活在旧社会,没有文化,但她天资聪慧,知书达理,多才多艺。在我的记忆里,她给我讲了许多许多的优美的故事,给我唱过许许多多的动听的歌谣,这些都是我生命中的营养素。

母亲语言表达能力强,同样的一句话,从她嘴里说出来,就显得风趣幽默、婉转动听,而且表达十分准确。后来,我大学毕业后当了教师,我的学生们都说我的口头表达能力强,其实与我自幼受母亲的耳濡目染和长

岁月里,每每在吃饭时分,常常有讨饭的人走上门来,他们有男有女,但个个衣衫褴褛,骨瘦如柴,弯腰驼背、蓬头垢面,声音低下,手中拿着一根木棍子,胳膊挽着一个破篮子。我家吃饭本来就很困难,但凡遇到这种情况,母亲总是或多或少给他们一点。

母亲略知民间医术。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,她为不少人解除了病痛。凡遇到头脑脑热,身体不适,常常找我母亲“治疗”。母亲也不含糊,每每都热情接待,询问病情,随后拿出她的缝衣针和一团棉花,在病人的头上扎几针,再挤出几滴紫色的血液,挤着擦着,再让病人休息一会儿。多数求她看病的人都说这样一治确实好多了。还有的时候,母亲配些从农田里拔来的草,煮了一些开水,让邻居们喝,说是能防治感冒什么的。

母亲会接生。在我的记忆中,我们村的妇女生孩子都是在自己家中生的,而“接生婆”可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。我们村比较大,在70年代前后也有1000多人,很多邻居家的媳妇快生孩子了,往往提前给我母亲打招呼。不论是在白天还是夜晚,晴天还是雨雪天气,只要是别人来叫她,她总会及时而热情地赶到现场,并且会顺利地完成任务。我们村现在30岁至50岁的人有很大一部分是我母亲帮助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的。

母亲是我们村公认的明白人,平时又乐于助人。因此在我们邻居中,不论谁家娶妻、嫁女、丧葬大事或是家庭纠纷,总愿意请她前去帮忙或调解。看上去很大的事,主人有时一筹莫展,但只要我母亲到场,就会把事情办得很圆满,主人高兴,有关人员满意。

最难忘



怀念母亲(上)

刘永凤

烧秸秆就感到非常痛心。要是在那时,有这些秸秆该多好啊!一直到现在,我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节约简朴的优良传统。尽管现在生活富裕了,仍以节俭为本。

由于父亲不在我们身边,我们兄弟四人都是在母亲的呵护下长大。在我的记忆里,母亲就是一个英雄,在关键时刻她表现得无所畏惧、极其勇敢。有两件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
第一件事大约是在1966年初夏,生产队里的社员们到一片坟地里去掘地。掘着掘着,突然间,一条一米多长的蛇爬了出来,在我母亲身边干活的一个姑娘见到后,立刻吓得昏了过去。母亲见状,毫不犹豫地拿起铁锨,连铲几下,把蛇斩成几截,然后回头抱住那位姑娘,按住她的人中穴,

期熏陶有很大关系。母亲会剪纸。那时生产队里有什么喜庆活动、邻居家有什么喜事,都会请她去剪纸花。只见她舞动剪刀,剪刀在那些红黄蓝绿的纸间来回走动,很快就剪出各种各样的人物、动物、花鸟鱼虫等等,活灵活现,她还会绘声绘色地讲出一个一个这些图案的故事来。

母亲会剪裁,还会缝制。除我们家里人的衣服鞋袜都是母亲剪裁缝制外,她还经常帮助邻居和我家亲朋好友裁剪衣料,并且教她们如何制作。邻居家生了孩子,在孩子学会走路前,她常常会给孩子做一双虎头鞋和一个虎头帽子,既显得吉祥喜庆,更能融洽邻里关系。

在我童年的记忆中,在那艰难的

旅行随想

赵猛

我们对于旅行的态度,从照片上就能很有趣地反映出来,有些人拍照尤其喜欢站在标志性建筑前面,一只手扶着已被众人摸得通体反光的石头,另一只手上拿着各种吃的喝的。有些人则对于美食特别上心,每到一处必寻当地特色美食,饭桌上咔嚓咔嚓一通拍,而接下来,传到社交网站上炫耀一番。还有一类人,喜欢探究名胜,大道不走,最爱人之所罕至的断崖野谷,当然拍出来的也都是山川湖海之景。

我无意于评价这些类型的好坏,走出家门晒晒太阳开阔一下视野,总归是不错的。在这个人人都是旅行家的时代,铺天盖地的旅行社广告,廉价诱人又充满陷阱的旅游线路,很多景点动辄上亿的重复建设,旅行似乎已经脱离了



跟灵魂的关系,变成了像啃肯德基麦当劳一样的快速消费行为。我们习惯于在网上找旅游攻略,看点评网站翻找周围评价高的餐馆,随便走进一间酒吧,你会发现超过一半的人窝在数码世界里感受大自然的伟大,荧光照着一张张毫无表情的脸,注意力全又放在他们刚刚“逃离”出来的老家。

在这么一个由互联网编织的平行世界里,我们提前做功课来接触未知领域,而不是花时间去真正体会和理解来自异域的文化。当你坐上了敦煌莫高窟的大巴,车上坐着全来自家乡的游客,你的车只能按照规定的线路行驶,只会在固定的时间在一个地点停留,然后回到便捷精致的饭店吃饭睡觉,买一些从款式到价格专门为旅客制作的小饰品。这种像“路过”“围观”一样的体验并不能带来夸夸其谈的资本,但是你还是那么做了。

我们所忽略的事情是,真正的旅行并不仅仅是一种“经历”,而应该在于你如何感受未知。我们很多人进行旅游,其实是为了增加了自己的“财富”,无论是标榜见多识广的照片,还是走南闯北的人生经历,而忘了全身心的体会着陌生的环境,也忘了享受那些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好像忘了带单反相机,我们的出行价值就不存在一样。

丢弃那随处可见的“十佳旅游地”读物吧,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,哪怕只是去一个安静的海边看潮起潮落;放下你随时准备抓拍的手机吧,去感受阳光,感受大自然带来的无穷馈赠;结束这种快餐式的旅游吧,去寻找真正的自我存在感,体会“在别处”的趣味。

小小说

变形记

蔡中锋

一个星期天,我给女儿打电话:“圆圆,妈妈想吃红烧肉,你能不能给妈妈送点啊?”女儿说:“妈妈,我儿子老虎想吃排骨,我已经炖上了,得用文火炖一天一夜才能吃呢。我就不能回去了,你想想,就到集市上买点吧。”

又是一个星期天,我给女儿打电话:“圆圆,妈妈生病了,两天没起床了,你能不能来看一下妈妈啊?”女儿说:“妈妈,我儿子老虎也病了,我正给他输液呢,实在是离不开,您生病了,就让咱村的李医生到家里帮你输输液吧。”

又是一个星期天,我给女儿打电话:“圆圆,天太冷了,妈妈一个人在这老房子里打冷。你那儿有暖气,能不能接妈妈去你那儿住几天啊?”女儿说:“妈妈,我们是两室一厅,我们两口住一间,我儿子虎虎住一间,你来了实在没地方住啊!”

我已经有十个月零八天没见过我女儿了,我非常非常想见她。女儿住的城市离我并不太远,只有七八十里吧,可是每个星期天我给她打电话,她都说正在照顾她儿子虎虎。于是又是一个星期天,我打车去了女儿家,将她的儿子老虎给弄死了。

从此,我和女儿又团圆了,女儿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。我想吃什么,女儿就给我买什么。我想去哪儿玩,女儿都会带我去。我病了,女儿就带我去看医生。我一个人还住进了一间非常暖和的房间里。我感觉现在我实在是太幸福了!老虎是女儿养的吉娃娃宠物犬。我将它弄死之后,我就变成了它的模样。



曹风炫舞

李海波 摄

忆明珠先生是我一生中见面最少、通信、通电话最多的朋友。他的散文简洁,诗文精美,书法老辣,画作素洁。今年他八十有七,半年没有来信,所以我同老伴去看望他。

走进南京,我俩如刘姥姥走进大观园,摸不清哪街哪巷。好不容易找到黑龙江路,还是找不到他家的楼名房号。拨通了电话,我轻轻敲打1002房门。

“我开不了门!我不会开门。”忆先生门里焦急地说。

怪不得几个月不给我们写信,他连门都开不了,他的身体一定欠佳。

忆先生的夫人蓝桂华把门打开了,我见到忆先生:大脑门、大眼睛、大鼻梁、大耳朵没变,身子只是比二十年前矮了,瘦了,衰了,老了。我仔细端详着他,他眯起眼睛端详我,似见到陌生人。

“你现在身高多少?”我问。

“问蓝桂华。”他小声说。

“你体重多少?”

“问蓝桂华……”他像一个机器人,千篇一律的回答:问蓝桂华。

因其夫人忙去厨房为我们烧水沏茶。我还是找话茬问:“你家房子好大,多少平方?你现的工资多少?”

“蓝桂华快来!”忆先生大声喊。

忆先生得了老年痴呆症?望着眼前这位可敬的老人,可惜了他的诗、文、书、画之才。唉!一位八十七的老人,能活着才算奇迹了,不是难得糊涂!而是真糊涂了。

“你夫妇俩不远千里来看我,我家没好东西可赠,就给你俩写几幅字吧。”他笑嘻嘻地说着,带我们走进他的书房。

他家除了书,没有一件珍贵之物。书架从地上到屋顶,层层行行,前前后后都排满了书。他来到约有两米长,一米半宽的大书桌前,铺开宣纸,展开折



黄爱菊

叠,倒墨润笔……我不抱多大希望。但见他精神抖擞,神采奕奕,捋管垂毫,一任纵横。我很奇怪,连门都不会开的人一临书桌竟变成了另一个人。

他不是写,而是挥洒,如行云如流水,字体雄浑圆润,苍劲畅酣,更惊讶他神奇的记忆力。一首七绝从他手下流出:

牡丹颂

笔墨而外复何求,我行我素即风流;泼尽胭脂三百石,画出牡丹瘦似秋。

这是1993年4月,他夫妇俩来菏泽观赏牡丹时写下的18首诗中的一首。他写字的神态如21年前赏花时一样潇洒陶醉,似一只仙人之手打开了他记忆的闸门,挥毫泼墨又写了温庭筠4首古诗,共204个字,不看书,不阅稿,不停顿,一气哈成。那诗,那字,似从他心里流淌出来的。若只看他诗的美,字的劲,一定会认为出自壮年之手。

我和老伴夸他字好、诗好。他说:“老树开花无丑枝”。

夫人笑嘻嘻地在一边看着先生,似欣赏一件珍宝。

“咱俩是一棵树,长一样的丑,开一样的花,结一样的果!”忆先生停笔看着夫人的脸,大声笑起来。我观眼前这对耄耋老人,他俩全身都呈现着岁月雕刻的沧桑之美。

“你的字为什么不卖?”因为我知道忆先生的字画从不沾铜臭。

他拽拽自己的衣襟说:“布有品、衣

人在旅途



宋敦国

“湖上的荷叶论张卖!”

“一张就卖六七毛,现钱现票,有多少要多少!”

听了微山县人民医院李院长传来的信息,便急不可耐地随了他们赴微山湖“志愿者医疗队”,又一次造访了家乡的湖。

“变了!”一到南阳码头,顿时就让人眼前一亮:原来满湖的“酱油汤”没了,代之而来的是一湖清水!记得去年赴微山湖赏荷的时候,看了已达三级饮用水标准的昭阳湖水,我曾答应以“为了让首都人民放心”写篇文章,可至今仍欠着文债,究其原因就是觉得:只看了局部没敢动笔。这回看了最偏的南阳湖,就知道整个微山湖都已达到了饮用水的标准!看来,家乡的父老乡亲们真的为了南水北调,为了让首都人民用上放心水,在治理污染上壮士断腕动了真格的!

大运河的申遗成功为千年古镇注入了生机,原本平静的水乡小镇,如今处处荡漾着盛不下的喧闹,看着拥挤拥挤的快艇、水上大巴,李院长告诉我,连北京、上海的都往这挤,能不热闹?要看荷,要看荷叶,那就随我们先去各个渔村吧!

说是“渔村”,其实是散落在湖面上的七八十个小岛。

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,是形容荷花之多、之广,在南阳湖,船头是荷,房后是荷,是最恰当的“人荷相融”!然而,看着满湖荷花,却叫人产生了费解:一张能卖六七毛,可谓伸手就是钱,为啥却没人采摘呢?看着我的费解,李院长笑了,不是没人摘,是“乡规民约”定着:那荷,那叶,那蓬,可是咱这大湖的脸面!好一个“大湖的脸面”!在主航道上,在沟沟湾湾,在靠近水道的荷塘丛中,哪不都是争着与微山湖的“脸面”留影的游客!

直等太阳快落山了,巡诊队才把计划的十六个渔村义诊完。凑着即将天黑的间隙里,终于匆匆造访了南阳古镇,先睹为快地参观了刚刚复原尚未开放的“胡氏钱庄”。

泡在水里的小镇竟还有钱庄?乾隆爷八下江南,这里是必经之地,镇上有“乾隆下榻处”,有“状元胡同”,这是早就知道的,想不到这里还曾建过“银行”?

果然是中规中矩的“银行”,两进两出的院落,金库、柜台、客厅,一应俱全。更引人注目的是胡家的“钱庄文化”:开宗明义,当门悬着“以义取利”,接着是悬于二门内外的双字匾额:一为“穷理”,一为“守正”。越往里走,匾额,条幅越多,“退一步”,“让三分”的经营之道,处处可见,直至后门,可谓处处点缀着“钱庄文化”。出后门让人看到了老运河临街码头。我正品味着钱庄文化,猛然于后门的上方看到了一方不大显眼的四字匾额:大地流金!

大地流金!阴刻,悬于后门,看来主家不是为客人观赏的,无疑,是为提示自家人、警示自家人,用心良苦!

不由,使我想到了身边乘船越坝,跋涉在百里湖面上的“志愿者”以及壮士断腕般地关、停、并、转污染企业的决策者们。眼下,当然是应了党的中心工作,践行党的群众路线,应了习近平同志“建美丽中国,要蓝天白云”的号召,然而从长远看,从已是到处是争赏蓝天、白云、绿苇、红荷、白鹭遍湖的处处摩肩接踵的游客里,不正让人想到原本“日出斗金”的微山湖,经了微山湖人的共同努力会变得遍湖流金吗!

天沐温泉赋

张广亮

<p>牡丹花艳色倾国,曹州神花最为多。姚黄紫绿玉石白,六宫粉黛无颜色。</p> <p>忽闻城南有仿山,山在荷商公路边。山下有水名天沐,去污洗浊最养颜。</p> <p>牡丹仙子心欲往,祥云轻驾为探看。</p>	<p>亭台楼阁一水间,奇峰凸起似仙山。</p> <p>曲径回廊石为径,岩洞幽通水做盘。泉水如镜无穷碧,水汽氤氲生紫烟。</p> <p>花木扶疏藏娇屋,灯放五彩不夜天。水取地心祛黄毒,泉泡凝脂养容颜。</p>	<p>闲日养神鱼治病,气沉丹田打太极拳。温汤洗去红尘累,浪花旋起海中天。</p> <p>风景无限看不尽,温泉小镇醉牡丹。江南北移古陶地,修心养性牡丹源。</p>
---	---	--

长河浪花

笑起来。

“因为夫人姓蓝,万物花草之叶都姓蓝了!”我也拍手大笑。

“那你是红花了?”笑后我又问他。

“不是,我是他身旁一棵不肯红的花。”他进入诗境,他走进画中。他是在画夫人,他是在画爱,他是在画幸福。

我是一位观赏幸福的人。我笑他曰:“你真是‘一朵花间我长理’的情种。”

他又说:“红吗,如花瓣上的一滴血,鲜红鲜红,血不能多流……”他不是在看画,而是讲画中之诗,这诗中的画,这画中的意,这意中的他俩。

我手指一张画问:“进入现代高科技社会,你画一盏老掉牙的铁油灯,黑灯、黄油,废纸三千兴犹酣。这些时日,我只认一件事,就是画,画个不停,画得六亲不认,画得不见朋友不接电话……”

算来已21年了,如果一个人21年只专心一件事,不管你年龄大小,都能成功。他成功了。北京荣宝斋来收他的字和画,不管大小,每幅3000元,他不卖。他就是死守着这一个“品”字。一位87岁的老人,给钱不要,这不是真老年“痴呆”了吗?

他夫人蓝桂华文章中写有:“先生属兔,我属羊,先生问,你有角会顶我吗?我说:你变成玉兔上天,我就顶不着你了。他笑道:我这只兔子不愿离开你的小羊,情愿你用角顶我。”她的文如人,淳朴、清雅。她一生只为爱守候。白首不相离。他对她的爱专一、温和、情深,流淌在他的文字和画卷里,自始自终,浑然一体,不可分割。

他俩大半生的苦、辣、酸甜随岁月都已流走,现在只有他俩如水墨丹青,天天素面相守的两尊佛。

他说:“我要呆一辈子。”

我仔细看过他的每一幅画:墨是主旋律,浓墨、浅墨、淡墨、水墨。蓝多:黑蓝、蔚蓝、浅蓝、淡蓝。少有黄、红,没有一点绿色。

“为什么一点绿都没有呢?”我想,他是否借用“优雅娟静,气质如蓝”来表述呢? “蓝桂华啊。”他张开大嘴巴哈哈大